

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中独缺淮海战役

12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他的一生，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；他的一生，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，却像儒生，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？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，经常奴役他的身体，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？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上期回顾

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，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，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，粟裕“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”。从豫东、济南到淮海战役，仗越打越大，“地盘”越来越广，粟裕无令不行，一路顺畅无阻。

粟裕吃掉最后的王牌杜聿明集团才十天，“金陵王气黯然收”，蒋介石垂头丧气宣布下野，走下了总统宝座。

从1948年4月到1949年1月，他不过做了九个月的中华民国总统，屁股才刚刚坐热。粟裕似乎是他的总统梦的克星。他4月19日成为总统，粟裕18日就送了他一份“厚礼”：在4月18日给毛泽东第三次发电报，要求不分兵渡江南进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打大歼灭战，得到了毛泽东的应允，由此“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”。

淮海战役次年1月10日一结束，蒋介石21日就下了台，粟裕像一个噩梦一般，缠了他整整九个月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睥睨天下，枭雄半生，最终落得个和风流皇帝李后主一般的下场。他大概只能责怪南京风水不好，并没有传说中的“王气”了。

毛泽东则一界定鼎中原，当然感念有功之臣。淮海战役后，他依旧黑白颠倒，夜间加班加点，不知疲倦，白天则迎着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倒头睡觉。有时候神经衰弱睡不着，就靠在办公室的藤椅上，微闭双眼，让卫士长李银桥给他篦一篦头发。

李银桥虽是身怀绝技、武功超强的“大内高手”，却也是他的贴身侍卫，如同岳飞的“马前张保，马后王横”，跟随毛泽东鞍前马后十五年，深得他的信任。

一次，李银桥篦头发时，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银桥啊，淮海战役结束了，你说说看，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啊？”李银桥思考着说：“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。”

“是吗？”毛泽东平静地说，“淮海战役，粟裕立了第一功！”

李银桥还回忆，1949年3月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出席七届二中全会期间

（粟裕因淮海战役疲劳过度，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而请假），去谒见毛泽东。话题当然离不开结束不久的淮海战役，邓小平说：“在淮海战役中，粟裕是立了大功的。”毛泽东说：“我晓得的！粟裕的功劳最大！”不过，他们的对话当时未能传出来。在场的李银桥晚年说：“我再不讲，永远没人知道！”

因此，1949年也是粟裕最受毛泽东信任的一年。他是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、前委书记；开国大典上的三野代表团团长、首席代表；继毛泽东、朱德、贺龙之后第四个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人；名列第十五位的中央军委委员，位居其前的委员是：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程潜、贺龙、刘伯承、陈毅、林彪、徐向前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高岗。这个时候，淮海战役还是公认的巅峰之作。

“钢人”斯大林是少见的铁腕统帅，与横扫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德国较量时，大仗、恶仗见过不少，却十分欣赏中国的淮海战役，不但在笔记本上留下“真是奇迹”的备忘录，还特地派驻华大使尤金了解淮海战役。他交代尤金：“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，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。”尤金当然不敢怠慢，一到中国就急忙忙找人“取经”，第一个就是毛泽东。毛泽东说：“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。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、原则和战役的兵力部署，战役的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、粟裕、谭震林五位同志。”

这个答案似乎过于笼统，尤金自然不满意，经毛泽东推荐后去找其他人。见到陈毅后，陈毅说：“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。”邓小平也没有讲。最后，还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泰命给尤金介绍了淮海战役的经

过。如果只是战役经过，斯大林一份电报索要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派人亲自登门的。

因此，尤金可以说是空手而归，最有价值的大概就是“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（陈毅语）”一条了。但这似乎也不像完美的答案，因为用来解释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也合适，它们也是独轮车甚至汽车、火车推出来的。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、泗县战役，不仅参战兵力上解放军处于绝对优势，车轮滚滚的独轮车也不少，不过都失败了，没有“推”出捷报来。

其实，重要的当事人心里还是有本账的。当世公认的名将刘伯承就说：“（淮海战役）主要还是靠华东野战军打的。”但1958年粟裕受批判后，情形就改观了。毛泽东“第一功”的结论开始被有意曲解，并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。

粟裕夫人楚青回忆，有权威人士说：“第一功是指首先提出建议。”汉字的神奇之一，在于它的意义多样化，也就为人们“各取所需”提供了便利。其实，尽管不能让毛泽东从纪念馆里站起来，重新表述一回他的意思，但还是可以从他与李银桥的对话中，后者“我说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”里找到印证的。

多年后，粟裕的老部下马苏政、恽前程老人，还未能平息激愤之情，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纪念粟裕时，说：“把粟裕对淮海战役的重大贡献和积极作用也给淡化和抹杀了。不但粟裕的指挥不提了，粟裕的功劳也被他人替代了。”

对文艺作品的淡化，他们也有看法，说：“在有关淮海战役的一些影视文艺作品中，把粟裕的形象拍得小而又小，甚至根本不提粟裕的作用，抹杀了粟裕的丰功伟绩和独特贡献，违背和歪曲了历史事实。”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多年跟随出生入死的部下们不大服气，粟裕一生虽隐功谦逊，有“大树将军”冯异之风，但对被“抹去”的历史，却似乎也不例外。他基本奉行“三不主义”，就是“淮海战役的文章他不写，淮海战役的书他不读，淮海战役的电影他不看”。他晚年呕心沥血写回忆录，将一生的经典战例都做了回顾，但没有淮海战役的只言片语，似乎就是一种沉默的抗争。如果说维纳斯的断臂是一种美，那么没有淮海战役的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也是如此。

事实上，在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革命者写回忆录的热潮中，粟裕作为淮海战役的指挥员，履行了主要指挥之责，无疑最有资格和条件写这一战役。但他为什么不写呢？他的秘书鞠开老人说：“在社会上，有人在讲话的时候，有人在作报告的时候，有人在拍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，有人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把淮海战役的历史真相歪曲了，或者是抹杀了，他有想法。”

既然如此，粟裕的沉默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幸运的是，一时的结论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定论。进入21世纪后，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渐得到恢复。2008年1月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谈到淮海战役时，直言不讳地说，粟裕“为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，并圆满地履行了该战役的主要指挥之责”。

淮海决战，对蒋介石来说，是一场最后的超级豪赌。结局却如此不幸，赖以起家、生存的王牌老本丧失殆尽，“数十年纠合之四方精锐”毁于一旦。他从此只有挨打的份，再无还手之力了。他还有一明智的选择：逃，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福州，这些曾经流连忘返的温柔富贵之乡，物华天宝之地，只有忍痛丢掉。

浑身焦黑的王四川出现在我们面前

10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上世纪60年代，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，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！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？带着疑惑和不解，凭着巨大的勇气，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上期回顾

我们躲在密封的空间里，等待浓雾散去。但是，浓雾却迟迟不退。就在我们商量怎么出去时，应急灯灭了，而这时，我们发现袁喜和陈落户相继失踪了。

我们坐下来聚到一起，都是一脸的严肃，我对他们说：别慌别慌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，要再有人不见，我们也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！几个人点头，让我欣慰的是，我们的情绪都稳定了下来。我抬头看向四周，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铁舱在这里的意义。这铁舱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我突然想。

我站起来，用手去触摸铁壁。这里的锈迹坑坑洼洼，好像被强酸溶蚀过，可以看到铁壁的外面，曾经有一层白色的漆的痕迹。铁壁冰冷冰冷的，我一摸到它，所有的温度瞬间被吸走了。不对！我突然意识到，太冷了！这温度，好像冰冷的地下河水的温度，冷得让人吃不消。

我又把耳朵贴上去，去听铁壁后面的声音，此时副班长和马在海都非常诧异我的举动，马在海问我怎么了，我举手让他别出声，因为这一贴上去，已经听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声音。我开始无法辨认那是什么，但随即我就知道了。

我听到的是水声。不是水流拍打岩石的那种咆哮，我很熟悉这种声音，因为我家是渔民，我知道这种声音，是在吃水下流水摩擦船壁那种沉闷的“梭梭”声。我把我的发现和他说一说，他们也很奇怪，都趴上去听，也都听到了。

马在海苦笑说：“难道我们现在在水下？”我拿起他刚才用来钩衣服的铁杆，用力砸了一下铁壁，声音非常沉闷。一点金属空鸣都没有，四周好像真的全是水。

我愕然。那就是说，这铁舱的装置，是独立于整个大坝的混凝土结构的，这个铁舱是被一个巨大的四方铁盒子包起来的。水坝里什么装置需要这样的东西？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一种设备需要这样的铁皮外壳！这种叫做“沉箱”的装置是

在大坝建设时用来运输大型的电机零件，一般在大坝测试完成后会拆掉，如果不拆掉就一直作为检修时到达大坝底层的唯一通道使用。

我的注意力投向了铁舱内的一个角落，这个角落，就是铁舱的气闭门，也就是我们进来的那道门。如果我们所在的铁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沉入到了大坝的底部，那外面就可能不是毒气了，那在刚才应急灯熄灭的时候，袁喜乐完全可以在黑暗中打开这扇门出去，陈落户也是同理。问题是，我推测的前提正确吗，门后确实没有毒气？

三个人都看向那道铁门，露出了非常复杂的表情，我们整整坐了大概七小时，最后，是副班长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气闭门的边上，一下抓住了轮盘门闩。接着就往外开始拧。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几乎没有犹豫，猛地一转头，从门内发出一声相当轻微的“咯吱”声，气闭门四周猛然一缩，门悄然就开了一条缝隙。

那一瞬间三个人都僵硬了，而我脑海中一片空白。然而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一切和开门之前没什么两样。我刚想说谢天谢地，突然副班长整个人一松，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我一惊，看到外面一股汹涌的雾气瞬间涌入这个铁舱。我脑子嗡的一下，心说我命休矣。

我在雾中等死等了十几分钟，感觉到了一些异样，那是寒冷开始侵袭我的身体，我的毛孔开始剧烈收缩，热量极速被抽走。我开始以为这是死亡的前兆，但当我越来越冷，甚至打了一个喷嚏后，就意识到了不对劲。接着我睁开了眼睛，发现浓烈的雾气竟然在面前稀疏了，我能够大概看清前面的情况，马在海背着副班长站在门边上，也是一脸疑惑。

没有毒？马在海缩着身子，看了

我一眼，缓缓将气闭门完全拉开来，接着我们的手电都照到了门口外面的空间。雾气腾腾，手电光什么也照不到。副班长似乎是因为力竭昏倒了，一路过来，他一直是精神压力和体力透支最厉害的人，又受了伤，如今终于昏了过去。马在海背着他，我们收拾了装备，一前一后踏出了铁舱，踏入到了雾气之中。

我无法形容看到了一个什么景象，因为前后左右全是雾，朦胧一片，手电照出去没几米就看不见了。冷却的气温让我很快恢复思绪，我已经发现这种雾气并不是早先看到的那种沉重的灰雾，而是冰窖中常见的那种冰冷的水汽。我们取出睡袋披在身上，勉强感觉暖和一点。

这里是哪里？我越来越迷惑，大坝的底部应该是什么，不是应该沉着发电机的转子吗？怎么像是一个巨大的冰窖？很快我就看到了脚下，那是一条类似于田垄的铁丝板过道，过道的两边是混凝土浇的类似于水池的四方巨大凹陷。凹陷里应该是冰，冰下黑影绰绰，一个一个小牛犊子那么大，不知道冻的是什么。

这时候我们看到前面的“田垄”尽头，同样有一道气闭门开在这铁壁上。只不过，这扇门上结满了冰屑，厚厚的一层，地上有大量的碎冰，还有一根撬杆倚在那里，想必是短时间内有人用这样的简易工具打开过冰封的门。心说：难道袁喜乐真的按照我推断的方式跑出来了？我拾起撬杆，刚想插到轮闩里开门，突然轮闩咯噔转了一下。我吓了一跳，接着，轮闩开始缓慢地转动，我瞬间意识到，后面有人在开门！当时，我被这突如其来地变化吓了一跳，随即和马在海两个人退后一步，条件反射地举起手里的铁杆防卫。

门随即被缓缓推开了，在我

还猜测里面出来的会是袁喜乐还是陈落户时，一张黝黑的大饼脸探了出来，看了看我们，接着我们几个，包括大饼脸的主人也都愣住了。

我足足花了一分钟，才认出出门后探出来的这张黑脸就是王四川，倒不是因为我的反应慢，而是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。他整个人就像从屠宰场里出来的一样，满脸都是血痂，额头上的皮都翻了起来。而且，脸上黑得很不自然。他看着我们，似乎也没反应过来，过了好久，他才大叫了一声：“老吴，你他妈的没死啊！”

我上去一把就把他抱住了，眼泪立刻就下来了，接着马在海也认出了王四川，顿时也哭了。王四川大概身上有伤，被我一抱疼得就叫了起来。他的身上比脸上好不了多少，衣服都焦了，而且我拥抱他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焦臭味。他大骂了一声，说他在电机房踩断了一根电缆，差点烧死了。

之后的情况和我们经历的差不多，但他应该是爬上了水坝另一头。那里有一幢大概三层楼高的水泥塔，塔的顶上是探照灯，应该是照明用的建筑，塔顶有铁桥通到大坝上的一道铁门，里面是跟我们原先看到的一样的电机房。和我们不同的是，他进入的那个机房似乎是配电室，里面横亘着无数巨大老旧的电缆，绝缘皮都冻化开裂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年后那些电缆还通着电，一脚下去，直接就被击倒了。

王四川万幸没有被电死，之后大坝泄洪、警报等事情，都和我们经历的一样，那配电室里也有一道铁制的墙壁，触电之后他恶心想吐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混沌的状态，只好躲进铁舱里休息。之后他又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一直到现在，开门就遇到了我们。